

何 苦 等 作

新華書店山東總發行

老吳和小鳳

通俗文學叢書 小鳳與老吳



• 通俗文藝小叢書 •

老 吳 和 小 鳳

何 苦 等 作

書號：0424

老吳和小鳳

作者：何 苦 等

出版者：新華書店山東總分店
濟南經九路五八號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三五號

(濟1) 1—4,000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

目 錄

老吳和小鳳.....何 苦 一

上 學.....金 軍 八

小先生.....劉式向 三

老吳和小鳳

何 苦

老吳和小鳳這父女倆，一個在海河沿賣燒餅饅子，一個在中紡二廠上工。

老吳原先是碼頭工人，在扛貨的時候，不小心由甲板上跌進船艙裏，摔壞了腿，以後走路便一拐一拐地，只好在碼頭上做個小生意。

小鳳的媽媽死的早，但老吳只有這一個女兒，愛護她像自己眼珠子似的，一把屎一把尿親自把她拉拔大，現在已能縫縫洗洗唔的。

小鳳長大了，在中紡二廠上工。早晨，爺兒倆吃了早飯一塊出去工作，下午，老吳回來的早，便做好了飯等女兒。小鳳回來，幫着爸爸收拾收拾屋子，洗洗衣服。爺兒倆全勞動，賺的錢除了吃穿付房租，多少還有點富裕，日子過的滿好。

每天晚上，小鳳便坐在牀邊聽老吳『翻古』，小鳳也給她爸爸說說廠

裏的新鮮事兒，可是小鳳最喜歡聽碼頭工人胡二楞打洋鬼子嘴巴子的故事。

每逢小鳳加點，晚回兩個鐘頭，老吳便親自到廠門口去接她，小鳳回家要看不見爸爸，便跑到河沿上去找老吳。

在解放後半個月來，有一天，小鳳沒回家，老吳到二廠門口等了三個鐘頭，小鳳才出來。老吳問她：『加點了？』小鳳說：『沒加點，我們廠成立了戲音宣傳隊，我也參加了！』老吳一聽這個，心裏滿不高興，板着臉問道：『宣傳隊是幹嗎的？你想脫離生產，參加八路？』小鳳說：『不是！是工友們自己組織的業餘活動，同志們指導我們學演戲，唱歌子唔的……』『男男女女在一起扭秧歌？』『還學政治文化！』『正直？』老吳想了半天，忽然說：『學正直到是學好，這我並不反對，那你得跟你爸爸學學，不是自誇自，你爸爸爲人就够「正直」的，光知道受累賣力氣，賺錢吃飯，從沒想坑人騙人……』小鳳知道他誤會意思了，急忙解釋道：『不是「正直」，是「政治」！』老吳說：『政治？那是人家八路幹部學的，咱一個工人學那頂嗎用？』小鳳說：『識幾個字總比睜眼瞎子強！』

老吳搖搖頭說：『算了吧！做工是力氣活，認字也用不上，你爸爸年青的時候，跟擺烟攤的李掌櫃學了一本百家姓，到現在還用不完呢？做個小買賣，寫個賬唔的只用上個一二三四五，張王李趙劉，那些夏侯啦司馬啦……致情都白費啦。』

真的，別看老吳是老粗，到是真識幾個字，自己會記賬，碼頭上相好不錯的哥們弟兄，短不了賒賒欠欠的，他使用鉛筆記在紙烟盒上，回家來再上『大賬』。

大賬，在他的牀頭牆上，黑虎虎一大片。比方姓張的欠他錢，他便寫上個張字，底下寫上數，可是他到如今也沒學會寫燒餅餛子幾個字，燒餅畫圓圈，餛子畫道道。他這個賬呀，盡是些圈圈和道道，每到人家還錢的時候，老吳得跪在牀上數上半天圈圈道道，他管這叫『結賬』！除了小鳳以外，敢保險誰也看不清他這個賬！

從這天起，小鳳每天晚回兩個鐘頭，老吳也不去廠門口接她了，暗地裏光生悶氣，有時也自言自語地發句牢騷：『閨女大了……唉……』一賭氣兩三天不理小鳳，小鳳趕着他說話，他也不哼氣。

禮拜六這天，小鳳到十點還沒回，老吳氣的一個人把飯吃的乾乾淨淨。小鳳回來，揭開鍋一看，鍋裏空空的嗎也沒有留，小嘴一撇，眼睛一擠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似的掉下來。

老吳一看小鳳哭了，心裏可着了慌，趕緊過來哄她說：『爸爸今天不舒服，沒做飯。籃子裏有燒餅，爸爸給你買醬肉去！』老吳買了菜回來，小鳳還爬在桌子上抹眼淚呢。老吳拍着她的肩膀笑着說：『吃吧！爸爸贊成你參加宣傳隊！』說的小鳳撲的笑了！

小鳳越來越懂事了，他知道爸爸老了，一個人呆在家裏悶的慌，回家來便很親熱的向老吳問長問短，有時還扭個秧歌舞，唱個『東方紅』。後來，也不斷的把廠裏學的講給老吳聽：『什麼人是猴子變的啦，奴隸社會啦……』可是沒等小鳳說完老吳就打呼了。小鳳急了，撒嬌地把老吳從睡夢中推醒來說：『爸爸！你這個人也真不求進步！人家給你講政治課，你倒睡着了！』老吳打了個哈欠笑道：『你這個政治課，好像磕睡蟲！』

不管老吳聽不聽，小鳳還是每天講，講到窮人爲嗎受苦？剝削階級怎麼吸窮人的血汗，窮人怎麼樣才能翻身過好日子……這回老吳可聽入耳

了，小鳳一邊講一邊看他是不是想睡覺，老吳笑道：『看嗎？還不瞌哩！講吧！有意思。』這一回是小鳳先打哈欠，老吳看女兒瞌的支不住了，才催她去睡。

老吳聽完小鳳講的課，想了半夜。他想在海河沿碼頭上渡過的這幾十年，飢餓、鞭打、咒罵、侮辱……他輕輕撫摸着自己的殘廢了的腿，望着熟睡了的小鳳說：『小丫頭子！爸爸不懂的道理，你都懂了！』

第二天早上，老吳對小鳳說：『小鳳！你爸爸一輩子沒想通的事，叫你這句話給點透了！』小鳳拍手笑道：『爸爸！你不是說工人用不着學政治嗎？這就是同志教給的毛主席的政治，革命的大道理啊！』

碼頭上，一羣工人圍着老吳燒餅籃子吃早點，老吳一高興，便講起毛主席的革命道理來，連說帶比劃，把大夥說的直了眼望着他，有的聽入了迷，忘記了吃燒餅，有人說：『真帶勁，比聽三俠劍還強！』

輪船上的汽笛，打斷了老吳的講話，工人們都站起身來匆忙地奔回河岸，老吳望着他們的背影，高興地笑了。猛低頭看見吃空了的籃子，才想許多人還沒給錢呢，連忙喊道：『小子們，講政治算白饒，吃燒餅可得給

錢啊！』工人們笑着說：『你光記的錢！小氣鬼！爲人民服務啊！』

晌午，工人們問他：『老吳！這套打那兒學來的？』老吳笑道：『發現賣！昨天晚上小鳳子講給我聽的。』有人說：『老吳讀過半本百家姓，又懂政治，成了碼頭聖人了！』說的大夥哈哈大笑。

禮拜天，老吳老早就下了街，回到家一看，桌椅擺的規規矩矩，地掃的乾乾淨淨，牀上被子疊的整整齊齊，換上了新褥單，使老吳最注意的是牆頭上的『大賬』刮的連影子也看不見了，小鳳正跪在牀上用按釘把白紙往牆上釘呢。

老吳叫道：『你刮牆上的字幹嗎？』小鳳笑道：『黑虎虎的一大片，多難看哪？』老吳急的直躁腳說：『糟了！糟了！這是人家欠咱的燒餅饅子賬呀！』小鳳故意裝不懂說：『那是賬啊？』老吳說：『你是裝糊塗？還是犯瘋病？你沒見我月月數道道結賬呀？』小鳳說：『那也用不着這麼着急啊！』老吳說：『不着急？指什麼找人家要錢哪？』小鳳從褲袋裏掏出個小本本遞給老吳，老吳翻開一看，喝！姓名，數目一筆一筆寫的清清楚楚的。小鳳指着本本笑道：『老在牆上數道道，太不方便，有這個小本

本帶在身邊好多啦！這兩個字念「燒餅」，這兩個字是「餛飩」，你得學習啊！學會了就用不着畫圈圈畫道道了。爸爸！你看我寫的行嗎？」老吳半天沒說話，直楞楞地望着小鳳呆笑。

老吳吃完晚飯就出門，回來的時候，小鳳已經躺在牀上了，老吳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紙包，放到小鳳枕頭邊。

『這是嗎呀？』『你猜！』小鳳急忙打開一看，高興得叫出聲來：『啊！鋼筆！』老吳湊到小鳳耳根前小聲地說：『小鳳！我告訴你！爸爸在文化館夜校裏報上名啦！』

上 學

金 軍

(一)

早先，這三個人也是一塊兒搭的伙食，比起眼前來，團結上面可是差得懸殊。那時候，老喬一提起這事就生氣：『哼，三個人三樣心眼兒，你要往東邊趕，他偏要向西。年節沒吃一頓餃子。誰也不樂意多操心。乾脆，散了就完啦！』真是『三個和尚沒水吃』，還見天鬧開架。

那些日子，除了幹活，人好像儘閒着。一下班就做飯。小李吃得快，外面有小孩兒們等着。吃完，撂下筷子就走，還說：『這一回該誰涮鍋子啦?!別老等着我涮。——我是人民的勤務員，不是你們的勤務員!』這一說，老喬可火啦：『請，請，走你的!都像你這樣「解放」，誰也甭幹活啦!』

這時候，老張已經穿上翻皮領的短大衣，把頭髮梳得明明的，出去蹣馬路，看電影去了。

兩個人一走，老喬又覺得孤單。擦完桌子洗罷碗，到樓上來找我。也不過是閒聊天。有一次，他央我寫一封信：家裏媳婦跟嫂子不和，鬧分家，去封信解釋解釋，他說一大堆，我只能精簡點兒。寫完，我給唸了三次，他還是不放心，拿着信上上下下的緊瞧着；半天，才說這麼一句：『能認幾個字多好。』我說打現在開始學不行嗎，他肯定的搖搖頭，用手掌拍拍腦袋亮：『幹活，行。學這個可是晚了一點兒。——腦筋化不開啦！』我聽說他在工會小組裏也學習得不好。宣教幹事一開始唸文件，他就覺得膩味；不管討論的是麼，反正他是不啻氣兒。鈴一響，他站起來，拍拍屁股，打頭走開了。

我說不學習可是進不了步，他把胳膊往外一伸，說：『咱得看實際。學習政治，不就是叫咱積極幹活的意思嗎？你看我除了學習，那一點不如旁人？有嚙事闖頭去幹，這就對得起毛主席。我還有一個毛病：帶不動旁人。——沒有那種涵養。』我要再往下說，他就關上門啦：『我這個人，

就是死心眼兒，要是不樂意幹的事，你無論使巧法門，就是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我也不隨着你！」

話說到這裏，也就算到頭啦！我歎着，他也在一旁歎着，屋子裏顯得特別清靜。爐子上的水壺在冒氣：咕嚕嚕，咕嚕嚕。那一家工廠裏有人在扭秧歌：『吭，吭，唻，唻！』小李在窗外的院子裏跟好些人踢皮球，鼓噪着，就算他的嗓門最亮。忽然間，小孩兒們好像全站住了。小李在喊：『王太太，王太太，勞駕把院子裏的皮球給拋出來！』

『瞧這塊料！將來也是個落後分子！』老喬咕嚕着，把窗戶推開：小李已經順着行道樹爬到牆上，騎牆坐着，又不敢往裏邊跳。小孩兒們全仰着頭，瞧着他。

『這小子，下來！摔壞了可得住中央醫院！下來！』老喬這一吆喝，幾個胆怯的小孩兒就先躑走了。小李怕散了夥，就往下跳：『你管不着我！我爹還沒管過我呢！』老喬把窗子『砰』的關上，回過頭來說：『你看這小孩兒咋辦？工作也不積極，人們全反映他的調皮勁兒。——就只有——就只有一個辦法。』我說：『噫法子？』他把頭狠命一點：『送進學堂去！讓教

師們嚴格的管教管教。不上學不是玩藝兒。」

馬路上三輪車夫兜座的聲音響起來，電影院散場了。不多一會，老張上來了。他一進門就把短大衣往桌上一丟：『這算哪電影！光換了個名字，還不出那一套：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相好啦，一會兒男的又愛上了別的摩登啦，於是就尋死乞活的，反正落不得個好結果。——坐的又是前排，腦袋都看得發暈啦！』老喬在旁邊說：『那有哪法子，就有人樂意看這老片子。那一場也短不了他。』老張說：『那你說不看怎麼着呢？反正總比在家歇着強！』老喬說：『強是強，可得往外掏錢。』

兩個人蘑菇着，下樓睡覺去了。小李踢完了球，還得滿世界的跑一圈。回來的時候，鞋子裏滿是土，不是砸破了手，就是臉上腫起一大塊疙瘩。天一下雨，他就犯愁啦。拿着本書到樓上來找我：『金同志，教我算術。』這時候，他可是一副正經的樣兒。還很能說幾句新名詞：『學習，學習，再學習』啦，『生產戰鬥，努力學習』啦。他還笑話老喬：『那天早上，我看到老喬他們在討論，有意思極啦！別人全能說，就光他一個人沒有詞兒。悶着頭，腦袋瓜子差點兒低到地上。末了，來這麼兩句：「反

正，現在幹活就是順氣兒。早先，誰都比工人高一等，咱見了就得一、二、三！立正，脫帽，鞠躬。現時許可咱說話啦，又領導啦，這就是做主人的意思。——我就頂這兒啦，大夥評較評較！」——小李說完了，哈哈大笑一陣，又說：「金同志你想他爲嘍說不出話。就因爲學習得不够。他要是再不學習，過完一輩也只能說這麼兩句。」

雨一停，小李的心就活啦，總說腦袋痛，學習不進去。他說：「進了學校就好啦，個人學，記不住。」照例，樓下有人打招呼了：「小李，小李！」他急急忙忙答應：「來啦！——不行，下同再學。」喀咚喀咚跑下樓去了。

過了幾天，我見三個人在算伙食賬——真的團結不住，拆伙啦！

(二)

去年年底，在省女中成立了工人夜校。

支會主任老劉動員老喬去上學。老喬在嘴上是不說去，也不說不去，

只說：『上學好倒是好，就是咱沒有那種腦筋。』想不到老劉辦事認真，有一天，拿着張紙，叫他來填入學登記表了。

『那裏面淨學嘍玩藝兒？』老喬想，這下可是遭了難啦！老劉說：『主要是學文化。咱全是睜眼的瞎子，寫封信嘍的全得依靠旁人。再說，你住得離學校又近，也甭猶豫啦。』老喬想了半天，說：『要是上了半截，不樂意上了，是否許可呢？』老劉拍拍胸脯說：『一定許可！這又不是強迫的事。不會叫你上當。』這一說，老喬倒反而覺得不好意思啦，他說：『這不是政府要咱求進步嗎，我是怕腦筋轉不過彎兒來。要是在班上顯得落後，大家都不好看。』於是就填了表。老喬想：走着瞧，上幾天再拿主意。

這天晚上，說也奇怪，小李特別勤謹，拿着笤帚掃開地啦。臨睡覺，他向大家宣佈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兒：他明天就要上學啦，上的是省女中的工人業餘學校。

老張『哼』了一聲：『不上學也一樣幹活。』老喬衛護小李：『反正總比看落後電影強的萬倍。』老張緊追着說：『你去嗎？我看也沒有你的